

文人书话

崭新的小说家

孟秀丽

止庵在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命》中，充分展示了他刻画人物与描写日常生活的能力，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针脚细密地还原了那个至今还常被人们追念的上世纪80年代。

在小说中，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尚未被命名的原初状态，它平淡地复地展开在主人公每一天的生活中。日与夜交替、平板车与电车并驶、蜂窝煤与大白菜共出入，出租车是新生交通工具，需要预约。物质生活的匮乏，显而易见。可就在这同时，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上有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张艺剧场正上演布莱希特的话剧；墨西哥电影周、法国近代艺术展、十九世纪德国绘画展让人眼花缭乱；诗歌成为年轻人见面的必谈话题，不读书的人将被鄙弃；王府井新华书店、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和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店是当时的打卡胜地，《星星》《诗刊》是网红刊物，诗社是流行社团，人们蜂拥去看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精神生活的饱满，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因为，它在质地上，完全就是一段年轻的生活。在那里蓬勃的气息，一直向上向远伸展。止庵在小说这些繁密细节中，灌注的正是这段生活本身散发的气韵。

徜徉在这样平实又有光泽的文字中，有时候简直怀疑，这究竟是要写一段生活，还是在写故事的情节，或者生活本身就已经成为耐人寻味的情节本身。它绚烂，也哀伤，丰盛平淡如同含有七彩的白光。小说家鲁敏称《受命》是“平实描摹街景、美食、时间、风俗，白菜与煤，其时的电影与诗，服装与旅行，一步也没有慌张。这种从容，尤其好。”

止庵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书评人和随笔作家，一生读书不倦，鲜少从事小说创作。而在《受命》中，你将遇到一个崭新的小说家止庵。在小说建构的世界中，止庵用相对强烈的情感灌注始末。

小说虽然写的是三十年前的生活，但读起来却感觉时时在与当下的生活实现着某种沟通和连接。诗人、小说家尤瑟纳尔说：“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于是，止庵怀揣一部长篇小说三十年，才与读者见面。《受命》封印的这段时光，注定会让人不断回望。

溱水和洧水可以说是《诗经》里流淌在郑国的两条爱河。溱水源自河南省密县东北，洧水源自河南省登封县阳城山。二水相会后为双洧河，东流贯鲁河。在她的身旁，不知映照了多少春心萌动的身影，不知流淌着多少情真意浓的故事。

在周代前期，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比较开放自由的，没有后来那么封建甚至禁锢。《国风·郑风·溱洧》就描述了青年男女农历三月三到河边春游，相互谈笑并赠送香草表达爱慕的情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蘩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首回环往复的叠章式的民歌，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风景区和风俗图，不禁使人想起杜甫《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诗句。农历三月三为上巳节，在古代这个节日里，人们结伴到水边踏青沐浴，祭祀宴饮，曲水流觞。在郑国的习俗里，姑娘小伙聚会，传情相爱，求婚求子，也是这个节日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也

母亲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已过耄耋之年的我回忆起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宛如眼前，历历在目。尤其是母亲曾经办的那个茶水摊，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我五岁那年，在门前老椿树下，母亲支起了一个小小的茶水摊，供来往行人歇脚喝水。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下田干活，茶水摊随之停办。寒来暑往，这个茶水摊整整运行了近10年。

我家门前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土路，当年这是通往四邻八乡的唯一道路。每天从这里路过去赶集的、路乡的、推脚的、挑担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路人口渴了常来我家讨水喝，炎天暑日更是常见。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进家，母亲无论多么忙碌，总是热情招呼，从不厌烦。那时农村人家习惯喝井水，遇到肠胃不好的行人，母亲还要倒开水。当他们局促不安地坐在母亲添了麻烦时，她老人家边烧柴边笑着说：“谁家能搬着房子走呢？有啥麻烦，再喝水就过来。”时间长了，母亲就寻思在门前支个茶水摊，更方便行人。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满口叫好：“这主意好！下力人不容易，你可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父亲的支持为母亲增添了信心和力量。第二天一早，姐姐把家里一把旧椅子擦洗干净，搬到门口椿树下的空地上，掂一壶烧好的开水，摆上几个粗瓷碗，父亲从村里的老井汲上一担甘甜的泉水，我又搬来两个小板凳。就这样，母亲的茶水摊“开张”了。

茶水摊虽小，作用却很大。解放前，周边村子有十几位劳力靠推煤卖煤养家糊口。天不亮，他们推上独轮车或者挑担去西边回家背煤干活，上百斤甚至数百斤的煤炭，就这样肩挑手推，一步步走回

诗路放歌

青铜时代

蒋长青

收藏了石头里的火
将5000年的谷子敬上
持牛尾而歌八阙，天德地厚
生命必须以一种方式窥见
以最高贵的学，捧出来
最原始的酒，高扬过额
鼎食钟鸣，烟火一度辉煌
翠鸟吹黄菊，雕盘烩紫鳞
彼时，诗在朝野上下阡陌之间
互相致谢

那位抱布贸丝的氓，隔着一道土墙
指着所有的炊烟，朗诵一声
我要用最纯洁的铜，博得笑语
即使说5000年前就有了
铜质的爱，铜质的羞涩

粮食和车马八方朝拜
那时候，铸剑为盟
那时候，歃血为盟
那时候，村野风光旖旎
礼，在铁的过渡时代
说，此情绵绵无绝期

郑州地理

《诗经》里的爱河

韩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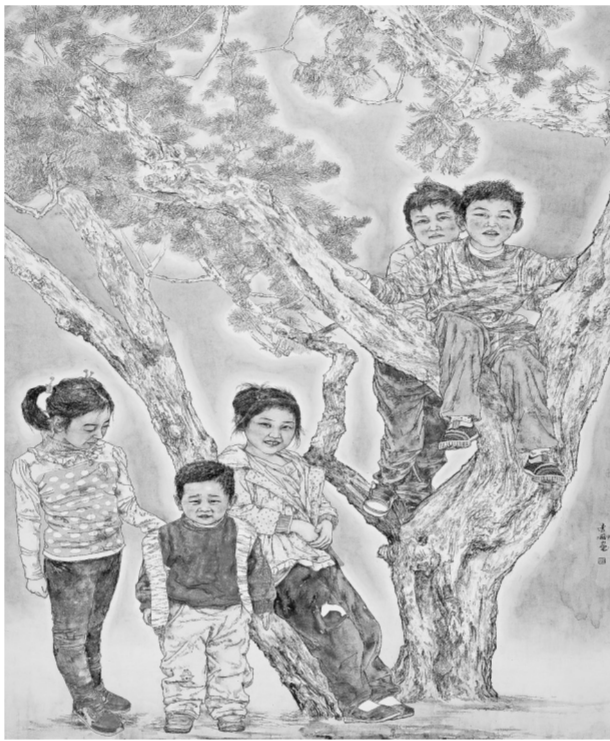
是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诗中：溱水洧水潺湲流向东方，三月的春水正在上涨。姑娘小伙手持一束嫩绿的兰草纷纷前来春游，在春风骀荡桃花春汛的河边欢声笑语，姑娘含情脉脉地对小伙甜笑着说，看看风景去。“傻”小子却不解风情地说，我已经逛过了（也可能是故意逗着姑娘玩儿呢）。姑娘继续说，再去看看又何妨？瞧那洧水河滩外，实在是宽大又舒畅。姑娘小伙尽情嬉闹着，嬉笑着，拥抱着冰雪消融的春天，释放着青春的活力，最后用芍药传递着爱的密码，这是多么纯真的画面，多么和谐的乐趣！

百姓记事

母亲的茶水摊

王全忠

卖给东边纸房、大隗、大庙等村的造纸户，一次往返30多里。我家门前正是必经之路，门前一棵合围而抱的老椿树，高大粗壮，绿树荫浓，洒下一片阴凉，再往东就是一条陡坡。因此，推车的、挑担的都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母亲把茶水摊支起后，他们老远就加快步子，一口气奔到跟前，端起碗“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才喘息着坐下歇息疲惫不堪的脚步。赤日炎炎的夏天，空气干燥燥闷，土地被晒得发烫。他们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不时取下搭在肩头的粗布巾擦汗，赤着的背脊被晒得黝黑光亮，下身的短裤补丁摞补丁，赤脚穿的鞋子张开了口子，露出脚趾。茶水摊旁，常听他们闲话庄稼收成，诉说劳作艰辛，感叹生计艰难。感受着他们的疾苦和荣誉，也感受着他们的希望和祈盼。他们衣衫褴褛、佝偻着身子负重前行的背影，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我人生第一本无字的启蒙教科书。也让成年之后从政的我更深刻地明白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道理。时常警醒自己，莫忘了椿树下、茶摊旁，那一阵阵的笑语中，那一声声的叹息里，饱含着这个乡土中国最庞大群体最真实的声音。



童年(国画) 李刚

辣、奔放豪爽、情真意切。这不是一位活脱脱的辣妹子吗！

黄河不仅是一条伟大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充满相思和爱的河。耳熟能详的《国风·周南·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诗歌，就抒写了一个男子对一位在河边采摘荇菜的贤淑貌美的女子的痴情与追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男子爱上采摘荇菜的淑女，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内心苦恼的他想方设法用弹琴鼓瑟来亲近她，向她表达自己的爱，用钟鼓奏乐让她快乐。这种青春的萌动，犹如初春的柳牙儿，是多么清纯，多么清新。难怪孔子夫子情有独钟地不仅将此诗排在《诗经》首篇，还在《论语》中对《关雎》评论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诗经》中的黄河、溱水和洧水是天然未被污染的；那纯洁无瑕的爱也是未被污染的。

连载

“爸妈，都几百年前的事儿了，我爸妈那叫没缘分，也不能怪他们哪一个。”

“噢？你看你想的……”
看我母亲又想上劲，我赶紧说：“燕子，你在河南长到十多岁，可从未好好认真看过河南，更不要说子昂了，他压根就是深圳深圳深圳的。人长大了，不管走多远，都得回老家去寻寻根。”

燕子掏出给大姑买的一条厚厚的羊毛披肩，给她爸爸买的一件休闲外套和一双阿迪达斯跑鞋。她说：“三姑你帮我带给我大姑姑他们！”这么多年她一直称呼我大姐、她的继母为大姑姑。我们这个家也真够乱的。

在高铁快进入河南境内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当初妹妹给我讲起让母亲来深圳的情景。妹妹刚一说出口，母亲就像被烫了一下，差点跳起来。她说：那地方又热又潮，人还不卫生，老鼠虫都吃，太恶心了！

妹妹说：“家里有空调，热了你不用出门。况且也没人逼咱吃老鼠虫不是？你想吃咱咱自己弄。”

聊斋闻品

亭亭脚步

潘新日

亭，是古人歇脚的屋，几个围墙的屋，是旅人心灵的驿站。各种亭，各样的亭立在那，千年百年，耐心等待，就为释去文人的风雅和白丁的潦倒，更是为了让现代人的脚步慢下来，且亭且歇，捋一捋自己的思绪，领略一下自然，给心灵一个慰藉。

亭子的前世，没有如今的辉煌。它仅仅是远古遗存的茅舍，或避雨，或躲寒，或遮阳，或歇脚，本是荒弃的遗存，竟被匠人从实用中捕捉到了灵感，赋予了它生命，为它获得了新生。

亭，在古人眼里，是自然的穴位所在，有风水的朝向和祥和在里面，在古代有官亭、私亭之分。官亭多建在十字路口、山顶、桥边、山腰、河堤、水边，多为行人偏至，风景靓丽之处。眺，可以观山水，坐，可以修身养息；私亭多建在王公贵族、豪门大户的私庭别院，或者花园之中。忙时，用于微养，闲时，用于消遣。或三五小酌，或与友吟诗作画，或携志同道合者抚琴曼舞，逍遥中见富贵，欢乐中显性情。现代人建亭，多为风景的点缀，并兼顾实用，两者结合，便为完美，如此，就在自然中凝聚诗意，点化人与自然的和谐。

亭，四面无墙通天，近水远山、幽竹花径、枯石活泉，景语高高低低，深深浅浅。很多时候，停歇或许是一种从心底呼之欲出的惊喜微澜。

现实中，如若门口不远处，有一处值得玩味的亭子，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在亭中，四面无墙通天，一座亭在眼前，远看亭亭玉立，近看简练辉煌，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或由内向外，或由外向内，都有怡人景色于心。如若从内向外看，自然就与四周的山水、湖泊、竹筒、园林融为一体，生成一幅极美的山水画；如若换作由外向内看，便可以不同视角远处的山水、近处的鱼鸟，更可以观人观心。由此，如果在山下仰视，可以观山之高远，云之悠悠；如果在山顶俯视，村庄、小溪、曲径、田园、各种景色尽收眼底，有深远的崇台，如果是湖畔，可领略均安之阔；如果是湖中，则会有迷远之思。

亭，点中自然的妙处，用最精彩的情趣映衬着这个世界。苏东坡言：“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

中国的十大名亭，我都可以叫出名，

肚儿圆。”……他肠胃不好，不敢喝凉水。母亲就给他烧开水，走时再让他捎上满满一壶。一个夏日午后，村民们正在椿树下歇凉，吆喝着“顶针木梳流线线，透亮的镜子圆又圆”的货郎又转到我家门口，母亲照例吩咐我赶紧去倒开水。货郎摇动拨浪鼓“拨唧唧”一阵声响，脱口而出“王家小小茶水摊，路人喝水不作难，转到此处喝两碗，走乡串店精神添，祝愿善人多福寿，好人一生都平安。”顿时博得乡亲们和其他商贩的热烈鼓掌。当天晚上，姐姐将货郎唱曲的事情向父亲说了一遍，坐在床头“吧嗒吧嗒”吸着旱烟的父亲听完，笑着对我们说：“看来这个茶水摊我们办对了，既然下力人都很满意，咱就继续干吧！”从此，每年夏天，一家人早起来先安置好茶水摊，再去下地或者上学，成为我家不成文的规矩。

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里，一个个南来北往的小商小贩，挑着一座座小小的流动商店，在茶水摊旁汇合又离去，为村子带来了许多方便。原先购买生活用品要去几里外的集市才能买到。茶水摊摆上之后，买点豆腐、割点凉粉、灌点香油、女人们买点针头线脑，或者买几块“螺丝糖”哄哄哭闹的小孩，不用出村就有人送货上门。赶集上会的时间就这样节省下来，乡亲们有更多精力忙农活。由于我们村民风朴实，用小商贩们的话说就是“瓦沟村椿树下，一碗茶水好滋润”“游乡瓦沟村，不难(为)外地人”，小小的瓦沟村，伴随着一碗碗送出的茶水，声声好名传遍十里八乡。

而今，一生含辛茹苦的母亲早已长眠于地下。母亲勤劳朴素、同情贫弱的敦厚品格，就像她送出去的那一碗碗清澈的茶水，滋养了我们为人处事的心地品格，也滋养了一个家庭最饱满、最坚实的家风种子，留给我们永远的怀念。

它们是：醉翁亭、陶然亭、爱晚亭、湖心亭、兰亭、沧浪亭、历下亭、放鹤亭、问月亭、流觞亭。有名的，没名的，亭子，确乎像是天地早已埋伏好的线索，只有有情之人、有智之人来开启、路过、停留。

翻《园冶》一书，有造园莫过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论述，把造园的最高境界与一亭相倡，用亭作园艺之魂待之。

也是，纵观古今亭阁，那些鹤立独行，值得回味的亭子确乎如此，既不凌驾于自然之上，也从回避人生的精妙，而回望历代名亭，无不是风景独处丽景，领略过路人多少匆匆而往的身影，经历过多少陌生的欢乐和叹息。或许，亭子由于能工巧匠应心而作，自然摒弃了它天然的属性，多了人工的痕迹。也或许，我们欢喜于亭子的悠然畅快，依然留恋，就要无理由的行走，到野外，到公园，到山下，遇见一个亭子，看看景，说说话，歇歇脚，愉悦一下自己，把心交给自然，交给四面纳景的小亭，让思绪随风飘荡，多好呀！

每每谈起关于爱情的故事，总会发现皆是亭中奇遇。“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杜丽娘，为梦中情人相思成疾，其故事就是发生在春色几许的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草草相聚；《长恨歌》里的“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的沉香亭，皆是与亭相牵相连，丝丝缕缕，魂牵梦绕。我一直在想，古人之所以把这些浪漫深情的凄美故事，以亭为证，大约是因为亭子是旅途中，或周边最精彩之处，隐含着其形开放，其意坦诚，其趣自由，加之风景独好，适合风花雪月，如此，亭子就如人生的一个舞台，亭中人上演着爱恨情仇，亭外人悄然地感受着悲欢离合。

亭，连着脚步，生活中，不能没有亭，只有亭，才能停，忙碌的人生里，停一停，是一种际遇，也是一种修为。慢下来，生活会更新鲜。

可惜的是，现代人都不大看亭了，也少了风雅，欣赏不动它了，空空如也的亭子，无聊地立在那等……

亭，本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礼物，要试着拆开它的惊喜，也要学着拆开它的永恒。

眨眼之间就过完了年，年后这一段时间是餐饮业的淡季。我把公司的工作给各个合作伙伴和妹妹——她现在在我公司做财务总监——安排妥当，就买了从深圳回郑州的票。

我走之前燕子和她的男朋友李子昂来家里看我，两个人是商量婚事的。我看见这两个孩子打心眼儿里欢喜，他们这一代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他们不能了解我们生活的沉重，我们自然也不能感受他们成长的明亮。我刚把燕子从郑州接来的时候她还带着初中，她带着泪痕从奶奶的怀抱里分离出来，好似一头被围猎的鹿，大眼睛里充满恐慌。现在的她呢，从容自在，笑容充满着青春的感染力。她披一头长发，白T恤配牛仔短裙，脚上是LV的休闲运动鞋，大大的商标张扬地卧在鞋面上。在这样的阳光女孩跟前，再怎么雍容华贵的女郎也会心存羡慕。再看那李子昂，长得活脱是他爸爸的翻版，但是比他爸爸可潇洒多了，一米八多的细高挑儿，浓密的头发帅地偏分着，一身浅

灰色的休闲运动装，背一个大大的双肩包。看见他们，我家的天空顿时晴朗。

燕子是我表哥和前妻生的女儿，我这个前男友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后面我还要专门说到。李子昂是我义兄李轩的儿子。两边论两个孩子都喊我姑姑，这是我最得意的。

燕子给我母亲——她的姨奶奶买了一身咖色带暗红花朵的香云纱宽松衣裤，看见我母亲，燕子命令她立马换上。我母亲只有看到燕子才会笑得像个老人。她穿上新衣裳，吊牌还来不及拆，就满屋子寻找吃的喝的。她一辈子痛恨家里人馋嘴，可每回燕子来她都张罗着给她弄些她自己认为稀罕的食物。最可笑的是我二姨去世的时候，我和燕子抱在一起流泪，我母亲却得意地说：“燕子，你往后就我一个奶奶了！”

母亲忙活了一阵子才消停下来。燕子说：“姨奶奶、姑姑，我和李子昂决定了，我们今年五一结婚。我三姑姑要回郑州，正好当面和我爸说一说。我们不想回去

举办婚礼了，在深圳宴请一下亲朋好友，然后就去旅行度蜜月。”

“去泰国还是意大利？”我妹妹抢着问她。

燕子嫣然一笑说：“我们俩决定了，回河南。”

“回河南？”母亲和妹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异道。

“对啊，回河南。”燕子微笑地看着她俩，“河南多好啊，去看看黄河，看看龙门石窟，看看嵩山少林寺，看看清明上河园……姨奶奶，要不您也跟着回去吧，您不是十几年没回去了吗？”

我猛地打了个激灵，脸色一下就凝重下来了。她像被毒虫蜇着似的说：“我才不回去哩！”

我看着哈哈大笑，直笑得有种想流泪的感觉。我明白俩孩子的苦心，他们是怕举行婚礼的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聚在一起不自在，特别是爸爸，他总是把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燕子最困惑的就是，爸爸会不会恨着妈妈？我和二姨不骂人家，我母亲可没少白话人家的不是。但她害怕回河南，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俩都

10